

史達林侵新三部曲之十二

避紅禍紛紛逃難

李郁塘

新疆變亂中的人與事

伊敏艾沙流亡國外

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夜，一心想當降將，要作二臣的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既然在新疆繼續掌握軍權，那些駐新反共的軍政要員們，就得離新。其中先走的第一批要員中，乃係倡言新疆獨立，力排漢人治新，時任省府副主席兼建設廳長的伊敏大毛拉及前任省府秘書長艾沙伯克等百餘人。伊敏艾沙等人，不僅反對中共勢力進入新疆，還要反對俄帝侵佔中亞五共和國。因而更爲史達林所深忌。遂密令老俄諜鮑爾漢，利用省主席的權力，巧施一石兩鳥手段，藉機驅逐出境，好肅清攪新的絆腳石。伊敏等人於九月十九日接得鮑爾漢的迫令後，即於廿日就率其所屬離開省城迪化。逕取道南疆出國。這一批先走人員，清一色都是土生土長於南疆的維吾爾族人。如今雖路過他們出生地的故鄉，也不得盤桓停留，馬不停蹄的翻越喀拉崑崙山，逃抵印屬克什米爾首府——斯力那格，作了政治難民。

伊敏艾沙等人離新作難民，不逃往回教的巴基斯坦，反而逃向佛教的印度斯坦，是另有原因的。他們還想重溫一次民國廿二年的舊夢，欲假

印度新興的力量，再圖「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的復活。那樣好夢一現，他們就會身價百倍。不意勢不我與，好夢不再。當他們落足克什米爾不久，短視的尼黑魯政府，竟採取搶搭巴士姿態，要在大英帝國之前，搶先承認中共偽政權，以便討好毛酋，冀保侵藏成果。遂於一九五〇年（民國卅九年）元旦，宣佈與匪建交。凡持反共態度入印者，都被視爲不受歡迎的旅客。伊敏艾沙等人，到了此時，幻夢方醒，才知印度已不是理想中的容身之地，只好再作他遷之舉。基於宗教語文，以及生活習慣的方便計，乃於民國四十年西遷到土耳其國第一大城伊斯坦堡，作爲久居之地。雖仍繼續搞其大突厥民族獨立運動，但因寄人籬下，成效很少。於今因歲月無情，伊敏愛美娜夫婦均已作古十多年；艾沙等人雖仍在世，亦因年屆老耄，很少活動了！

第二批逼走的人員

以上所述乃是被鮑爾漢迫離新疆，第一批人員之概況。至於被陶峙岳迫走的第二批人，人數更多約有三百人之譜。這批被迫離新者，論民族包括漢、滿、蒙、回、維（吾爾）、哈（薩克）等族，論籍貫本省人與外省人都有。其中較有名氣者：有騎五軍馬呈祥軍長，張五美參謀長。新二軍葉力戈軍長，四十六師羅恕人師長，一九一師（二二七旅）鍾祖蔭師長。民政廳王曾善廳長，迪化市警察局劉漢東局長。省委兼衛生處馬恕基處長，回文協會馬國義理事長，蒙旗和碩特敏珠策旺親王，國大代表海玉祥、杜固爾、楊春青等。後述諸人，都是世居新疆境內的回蒙兩族人。但因民國卅六年迪化「二二五」事件時，他們都是反遊行示威的中堅人物，竟將主持遊行示威的阿哈買提江等，反擊的灰頭土臉，終於潛返伊犁。因此史達林對他們記憶猶新，忌恨最深。他們爲了秉節活命，就非走不可。此外中統局駐新負責人楊爲，軍統局迪化站饒鐵珊站長，都是

身為新疆第一號國特的人物，當然要被驅逐出境了！

這一批人雖然被迫離新，但不能說走就走，因有許多問題，橫在面前須待解決。第一個問題，就是安全問題，雖然陶峙岳滿口保證，對新疆境內的安全決無問題。但取道帕米爾山路出國，就不能不加以顧慮。原因帕米爾地方於民國初年，曾被英俄兩國私下瓜分過。這已說明英俄兩國的勢力，均已侵到此地。於今英帝勢力雖已式微龜縮；但俄帝的勢力正滋生膨脹。若史達林屆時密派紅軍作截徑式的襲擊，這些大員們在赤手空拳的窘況下，豈不白送性命。爲了防患未然，就得隨帶武力作安全護衛。因帕米爾位居世界屋脊，爲高山峻嶺所形成，可行之路都是羊腸鳥道。其他兵種到此，都無用武之地；只有騎兵才能派上用場。因此決定由駐迪化騎十師韓有文師中，特選一連精於騎射特技者，組成護衛連護送出國。直到安全進入巴基斯坦有武力的邊卡時，再循原路返回國境。

第二個重大問題，就是護照問題。迪化市雖設有外交特派員公署，專辦公務及居民有事出國護照事宜。在平時情況下，當然隨到隨辦沒有問題。然而這一大批人員出國，事起突然，人數又多。外交特派員公署，那有那麼多的護照備用。好在外交特派員劉澤榮氏，機警能幹，應變有方，終於想出一家一護照，或團體護照的辦法，才算解決了此一難題。再次的問題，就是籌備出國川資，省內交通工具，途用藥品乾糧，起居帳篷縫製，禦寒衣被攜帶。諸多問題，再再需時。因

此由九月十五日籌備起，時經十日才算就緒。當這批大員們於廿五日夜告別迪化，於廿六日清晨到達天山分水嶺的大板城時，陶（峙岳）鮑（雨漢）二逆就聯名通電降匪。新疆全省就在一槍未放的情勢下，共匪紅旗輕易插到天山山頂！豈不令人浩嘆！

糟蹋了有用的電臺

在此週前，由哈密派往迪化，探聽省情變化的尖兵，毛君強與馬誠志兩位代表，直到九月廿二日，始獲得駐迪大員們，要於九月廿五日夜，取道南疆出國的確實消息。即日電告留哈人員，務必於廿三日由哈西行，直趨南疆交通孔道的焉耆城。以便會合由迪化起程的大員們，相偕出境。俟我獲得此情後，當晚再邀石玉貴副站長，與任顯廷副處長二人，前來我家再度會商，並以晚飯作餞行宴。席間筆者曾作最後建議與要求，希望他倆取長補短和衷共濟，合作西行，才有生路。惟所携電臺全部留在哈密，好助我作未來游擊戰時之需。即席指定陪席人許吉清總臺長作接收人。當時任副處長聲明，二處只有一部電臺，西行省境，尚有用處，無法應命。然而右副站長，却携有多部電臺，無法推辭，我的請求重點也放在他的身上。此時此地，他却唯唯否否，既未滿承滿應，也未峻予拒絕。在我來說，情報站的人員，原來就不應東行，要向西走，才有生路，在迪化時我未大力勸阻，因我當時懷有一點私心，好讓情報站自己將電臺送到哈密，豈不省時省事。屆時再將情報站的人員送走，也就公私兩便。

於今他們果然奉電西行出國，所携電臺今後根本無用，反成旅途上的累贅。再加以禮相待，誠意的請求。無論如何，右副站長也會將這批既失效用，又加笨重的東西，全部給我留下。不意當我翌晨依時趕往他們原住客棧，給他們送行時，竟然發現人去店空。我就知大事不妙！乃及時趕往許總臺長住處查詢究竟？據許臺長當面向我報告：右副站長由我家出來返店後，他認爲移交幾十部電臺，效事體大，不敢擅專。乃再電迪化，向副站長請示。所獲回示：「携臺西行」。石氏獲此四字回電後，深知如在翌日天明起程，我當會依時前來送行。如不將電臺留下，他就無法向我交代。自會發生爭執，也就就誤行程。爲了避免與我見面，只好提前於半夜離哈，悄然西行。

當我獲得此情後，對右副站長的奉命唯謹的做法，大失所望，不以爲然。如在平時，當然無話可說，處此大動亂的時候，做事要知權變，敢負責能擔當，才算應變能手，否則就愚不可及了！試問他奉命携臺西行以後，這批電臺有何用途？最後還不是丟棄於深山曠野，變成廢銅爛鐵？如能留在哈密的話，當時就會配發到天山區的各游擊隊裏去。即使匪軍入新，我也仍會留在新疆（青（海）藏）偌大地方，和匪軍週旋上十年廿年的游擊戰，決不成問題。其後就因沒有電臺，在偌大邊疆打游擊，猶如盲人騎瞎馬。其後果如何不言而喻。因此在匪軍入新前夕，我才決定離開新疆就是基因於此。以後時至民國三十九年春，哈密專員堯樂博士，阿山專員烏斯滿，聯合財

政廳長賈尼木汗等，雖仍依我所擬三軍九師計劃組成浩壯的反共游擊隊。但終因沒有電臺聯絡，時未一年就被匪軍各個擊破。烏賈二人被俘殉國，僅逃出堯樂博士專員數人而已。筆者每憶此事，常擲筆三嘆！悵望無已！

堯樂博士成竹在胸

石副站長既然不辭而別，悄然離哈西行。因他未給堯專員留下一部電臺，於情於理，都說不過。這對新疆未來游擊佈署，具有很大不利影響。我既不能隱瞞不報；也不宜說謊遮掩！只好硬着頭皮，趕往哈密專署據情實報。而堯老當時好像成竹在胸，聽畢我的報告以後，既未勃然變色，也未惱愠成怒！反而出以幽默的口吻對我說：

「即使石副站長變成孫悟空，他還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他們今日整天行程，仍在哈密轄區境內。我現在就給沿途警局所，去個攔截電話，諒他插翅難飛！」

堯專員說出處理此一事件的辦法以後，就雙目移注到我的面孔上。等待我的意見。筆者在前來專署途中，就已想到堯專員定會施用此一絕招。但有兩個後果必需考慮。其一情報站的車輛被扣後，就得公事公辦，不再能私了。由七角到哈密兩地間，汽車行程是一整天。如要公文往返，人員交涉，起碼也得四至五天，才能結案，再行起程。經此耽擱，這批人員能否追隨前行大員們出國，就大成問題？其二扣車地當在七角井警察局，而七角井雖是天山南麓的一個山城，人口雖不多，機關却不少。一經扣車，就會搞得滿城風

雨。雖然扣下了大批電臺，定要引起各方注意！屆時甫當降將的陶峙岳，與「和平起義」的鮑爾漢，爲了向史達林交代，對彭德懷卸責，定要追索這批電臺。這樣的後果，我們不僅羊肉吃不成，反而惹得一身臊！因我早懷如此顧慮，故在堯專員話畢，要我表示意見時，我就和盤托出，請他考慮。堯氏聽畢我語，曾深思一陣後，也認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此不再追究。不過對於佈署游擊戰所需電臺，仍囑我隨時注意，相機設法予以搜集。

就在堯專員高抬貴手，放走石副站長所乘車輛之事，告一段落後。在我來說，已卸仔肩。正要告辭離署之際，專員案頭上的電話機，突然鈴聲大作。俟堯老拿起話機一聽，原是哈密縣長堯道宏兄，由警察局打來的請示電話。首先報告甘肅省政府由丁宜中秘書長率領全府人員，經河西走廊退到哈密。因該省府是清了甘肅省庫西來新疆，携有不少金銀財寶。爲了慎重起見，要求哈密警局代覓較安全的居所，以便居停辦公。此一請求當給堯兼局長莫大的困難。因爲哈密所有旅棧，在當時來說，都是因陋就簡，僅供一般旅客過往休憩。要找像樣的房舍，在哈密來說，只有自住的堯公館，與自家的招待所，都是二樓建築，勉強資格。但堯兼局長不便擅專，只好打電話向其專員老父來請示。堯專員一向好客，何況要求住好房舍的對象，竟是甘肅省政府的大員們，當然不宜推辭。即電回示請這些來客，逕可下榻於自家的貴賓招待所。俟堯老擱下電話機以後，就抬頭指向我說：

逃難貴賓幾位師友

「現有大批貴客來到哈密，你也不必他去，趕快前往我的招待所，幫個忙招待一下貴賓吧！」

我在蘭州中央警校受訓三年頭，又在武威與平涼擔任過兩任查緝所長，甘肅已成我的第二故鄉。於今甘肅省政府，移府哈密，其中定有熟人。前往幫忙義不容辭。當我應命由專署趕到堯公館對門的貴賓招待所時，也正是這些落難貴賓由他們的專車上，紛紛下車之時。在人羣中果然發現有兩位熟人。其中一位是曾任蘭州警校副主任，時任甘省保安副司令兼甘省警務處長，又係陝籍國大代表的王敬宣（孔安）老師；其二就是蘭州市警察局郭莊局長。郭局長因陪了秘書長，正察看全所房舍，分配床位忙得不可開交，打過招呼無法細談，就又分手。當王副司令發現他的學生出現眼前，非常高興。當即拉我到一小會客室內，先就入鄉問俗的，首先垂詢新疆最近實情。冀明環境，好求對策。我當即將昨日所獲省情，和盤稟明。王老師聽畢此情，乃一方感到西來新疆大失所望？一面又起疑竇的說：

「新疆軍政當局，既然準備降匪。其他官員們也準備出國，你還不走，留此幹麼？」

「我準備幫助堯專員，在新（疆）青（海）藏三角地帶，作反共長期游擊戰。想爲國家保留一片乾淨國土。現在正在搜集電臺與槍枝，不久就可實現！」

「你既有此雄心大志，值得欣慰！可是我自

不宜留在新疆，也需出國，現在走南疆能去得通嗎？」

「新疆軍政大員們，明日由迪化起程去南疆，您由哈密直趨南疆，自可趕上。不過出國需要護照，明日就有中蘇班機，您老寄張照片，打個電報，要求陶時岳派專人給您送來。就可取道南疆出國了！」

「我向陶時岳要護照，能要得到嗎？」

「全疆的國特都是您老的學生或部屬，陶時岳爲了順利降匪，最怕您老留在新疆。爲了讓老師早日出境，他自會派專人給您老送來出國護照的！」

「此時此地也沒有其他辦法可想，只好如此試試看吧！」

又一批人馬逃難來

在甘肅省府大員們，於廿三日中午甫行進駐堯公館的貴賓招待所不久以後，長官部第二處的大批車輛，也趕到哈密。該處人員除胡子萍處長外，大都出身於蘭州特警班的各期同學。他們都知道我這位老同學，曾任哈密區警察局長多年。因而一到哈密，首先派出王鳳榮同學，前來找我。一週面後，先就打聽副長官陶時岳當前態度，以便前往迪化去報到。我當即據情相告，陶時岳於一二日內就要降匪。新疆省內反共軍政大員們，將於廿五日離開迪化。你們第二處的人員，如想活命，趕快馬不停蹄的，西行焉耆，也走南疆出國。否則就會陷身鐵幕，前途就不堪設想了！王同學聽畢我的建議以後，也起懷疑的說：

「新疆反共軍政大員們，爲了乘節活命，都紛紛走南疆出國！老同學留此不去，有何打算？」

因我倆是蘭州警校同期同隊又同班的同學，在校時就成莫逆，此時當無隱瞞的必要，遂將我將助堯專員，作長期打游擊計劃，和盤相告。王科長聽畢我的回答後，甚表贊同。認爲他們甘肅籍的同志，也不應西行入新。要留在祁連山一帶，組織游擊隊與共匪週旋到底。無如胡子萍處長對陶副長官尚有信心，以爲在新疆擁有十萬精良國軍，至少可與匪軍拼戰數月之久，豈不好過游擊隊。於今陶時岳要跟着張治中，令他們後悔莫及。

當王鳳榮科長明悉新疆近情，即要告辭之際，我因搜集電臺情急，即時向其提出不情之請，如長官部第二處携有多餘電臺，若再西行出國，已失效用，爲了行程輕便計，不妨儘量留在哈密，以備展開游擊戰時之需。王科長聽到我的請求，即時回稱，他們只帶有一部電臺，在國境內尚需與國防部及軍統局，時取聯絡通訊，無法應命。但他不願使我全盤失望，遂將由蘭州撤退携有電臺的機關，向我透露了名稱。其中有蘭州中央社、中廣公司、民國日報社，以及中央銀行等。這些機關均隨甘肅省政府撤退到哈密。你儘可將這許多電臺接收過來，作爲己用！

王鳳榮科長言畢告辭後，就立即回到他們下榻處，將所獲新疆軍政當局，在一二日內就要降匪近情，提供給他的頭頂上司，也就是長官部第二處胡子萍處長，來抉擇全處二百餘人的未來命運。因該處同志大都是西北籍，尤以甘肅人最多。

。王同學因鑒於我在哈密警界服務多年，竟然還能組織游擊隊，要與共匪週旋到底，不肯低頭認輸！這許多甘肅籍的人員，爲何不能返回祁連山區，或柴達木草原去和共匪作游擊戰呢？無如胡處長是南方人，對於居高山，涉廣漠的生活，自認難予適應。同時匪軍尾隨於後，已佈滿河西走廊。長官部第二處若再折返甘（肅）青（海），退路就大成問題。爲了全處人員的生命計，只宜西行，不可東返。何況新疆情報站大批人員，昨日清晨才由哈密出發西行。二處人員自可循路跟進。如能順利出國，也就找到生路。經此決定乃於九月廿五日清晨，由哈密起程攢趕。這兩大批國特人員，行程僅差二日，所走路線完全相同。

但其後果，却成天壤之別，大不相同。新疆情報站二百餘人，終於民國卅九年元月下旬，全部安返復興基地，向軍統局報到後，重作復國的生力軍。但西北軍政長官部第二處的二百餘人員，除胡子萍處長一家五口，得以脫險回到臺灣外，其他人員先被降將陶時岳下令扣留於新疆的阿克蘇。繼被王匪震如數解回蘭州，在公審遊街之後，均以國特罪名，橫屍於黃河橋頭與北塔山麓，進入枉死城中，變作無名英雄。此中幸與不幸的詳情，容當後述。

唯恐王孔安不離開

民國卅八年九月廿六日清晨，陶時岳向北平毛酋俯首稱臣以後，算是完成改朝換代的手續，他就有了秉承，對於處理移府哈密的甘肅省政府一事，就不再得手碍足。當即以西北最高降將的

身份，電令省府秘書長丁宜中，再率全班人馬及所携金銀財寶，即日由哈密東返蘭州，去向他的頂頭上司匪酋一野司令員彭德懷去報到，不得有誤。唯一例外，就是時任甘肅保安副司令王孔安將軍，可以西行出國。蓋因陶逆時岳服務軍旅於西北，有十年之久。對於王將軍在西北影響力之大，摸得一清二楚。不僅是軍統局元老之一，與戴雨農將軍是同期的黃埔同學；尤其主持蘭州特警班多期。他的桃李佈滿西北各省。換句話說，現存西北各省的國特都是他的學生。若此人不及時逃走離開西北，想當降將，願作二臣的人，自有無盡苦頭來吃。陶峙岳不僅想當西北方面的高級降將，還想作「順利和平二臣」。第一件要事，就是不聲不響，將王將軍平安送出新疆省境。因此當他電令甘肅省政府必需全班人馬折返蘭州的同時，竟暗派專使持上中華民國高級官員出國公幹的黃皮護照，促請王將軍早日出國，離開新境。

落難播遷於哈密的甘肅省政府的大員們，於九月廿六日上午接到降將陶峙岳折返蘭州的電令以後，當即由秘書長丁宜中以代理省主席的身份，召開省府臨時會議，首先宣讀由迪化來電，接着就徵求出席會議人員的意見，這時僅有王孔安將軍一人，曾作獅子吼，大力反對省府東返蘭州去作階下囚。其他在座大員們，此時此地均感山窮水盡已無路，茫茫前程無法行。只好接受陶峙岳的擺佈。最後由丁宜中作成結論，指撥一部專車，交由反對降匪的王將軍作西行出國之用；其他人也都乘原車東返蘭州向甫登上「西北王」寶

座的彭匪德懷去報到。丁宜中結論至此，唯恐夜長夢多，再節外生枝，對他來說，更增麻煩。於是就下令於是日下午，所有甘肅省府大員們，分道揚鑣，各奔前程。這時對共匪仍不認輸的王孔安將軍，乃單槍匹馬，作西行出國之壯舉。首先橫渡塔里木大戈壁；然後再越帕米爾高原；繼續南亞等地；終於是年十一月底，行經四萬里，安返復興基地的臺灣，歸向政府報到，重作反共的生力軍。而東返蘭州的其他大員們，一經向共匪陣營報到後，先之成爲階下囚，繼之進入枉死城，冤哉悲夫！

接收五部電臺備用

侯甘肅省府大員們，於九月廿六日下午，各奔東西，離開哈密以後。我就指派哈密警察局王督察長，循線前往各旅棧，去接收由蘭州西來哈密，各機構携來的電臺。因爲這些電臺主人，如中央社主任唐雄，中廣公司主任劉士烈，以及民國日報社關潔民社長，都是國民黨的中堅人物。在蘭州時均係反共的臺柱。此時環境雖然險惡萬分，但他們誓志反共，仍不低頭認輸。有鑒於新疆反共人士，可走南疆出國於先，他們當然可以循途追行於後。所帶電臺今後已無用處，反而成爲旅途上的累贅。因而一經王督察長查詢接收，也就全部交了出來。就此連同日前離哈西行毛君強站長，厚振中組長所留下的兩部電臺，合計起來已有五部之多。對於組成三軍九師游擊總部所需電臺，大致可以應付下來，俟真正展開游擊戰時，再移用哈密各機關的電臺，就可分配夠用。

爲了這批電臺的安全與保密計，急宜從速設法運入山區，以便早日展開通訊工作，好與國防部及軍統局取得連絡。因我興念及此，就甩下他事不管，逕赴專員公署，報請專員。即時指派專人前往天山區反共領袖們，派出三十騎健馬，務必於九月廿九日前來城區接運這批電臺進入山區，以策安全。堯老聽畢我的報告，也認爲這批電臺進入山區，愈早愈好！當即電召其二公子，也就是哈密縣長堯道宏兄，前來專署共商此事，堯縣長也就遵命寫信派人如期辦妥此事。

對上的關節既已打通，對下的佈署也宜早作安排。於是當我向堯專員告辭後，就直趨時任總臺長許吉清的住處，要他找些薄木板，將五部電臺機器與電池等物都裝成尺許大的木箱，以便馬匹馱運。並囑其必於廿八日晚前，放置於哈密北郊街口的晉籍天義成商棧內，以便哈族來到後，悄然運出城區。

鮑爾漢與堯樂電商

民國卅八年九月廿六日清晨，一向以張治中馬首是瞻的省主席鮑爾漢，通電降匪以後，爲了向史魔與毛酋邀功，整個上午全力在省城迪化市街頭，發動各界作改朝換代的「勝利」大遊行。好藉此機會告訴新疆各族居民，今後的行爲，要守共產黨的規定，才能活命。同時也顯現一下偽善的才能。但時至下午他就想及，在新疆境內不願接受共產黨規定的人，仍大有人在。尤其想到敢作敢爲的反俄硬漢堯樂博士，更使他提心吊膽。如在此時在哈發出抗匪通電，豈不向他當頭上

湧上一盆冷水，大煞他降匪風光。他與念及此，即時掛通迪哈長途電話，與堯專員通起話來，電話的主要內容分為兩段：前段敘述他爲了維持新疆全面和平的苦衷，不得不採取通電降匪之一途；後段就洩露出史達林侵新的密謀。聲音只准中共派三千政治幹部入新作象徵性的接收，不准毛曾派一兵一卒進入新疆境內。今後新疆軍政大局，仍由他鮑爾漢和陶峙岳兩人，繼續主持下去。如「和平起義」順利成功的話，一年以內絕不作人事上的更動。當然各區專員也由舊人維持下去不作變動。遠希堯氏安心，繼續爲桑梓服務下去等語。

哈密專員堯樂博士一開始接到鮑逆降匪電話，當不滿意。及至聽到中俄紅軍都不進入新疆之事，他才喜出望外。這是胡達（上帝）助他便於組織游擊總部。因此對鮑逆的電話，也就唯唯否否應付過去。鮑逆一看堯氏未加峻拒，援下就帶了一個尾巴要求，希望哈密各界在明日上午，在街頭上舉行一次遊行大會，藉以應付一下降共局面。而堯專員當時爲了敷衍鮑逆爾漢，一時不察。竟以爲在哈密街頭上演一次學生遊行，是件小事。也就順口答應下來。

關於堯鮑二人長途電話的內情，以及哈密街頭遊行一事，時至廿七日早晨，就由哈密電訊局人員的口中，傳入我的耳內。即時想及遊行事件如果成真，自會刺激民心，打擊士氣。對於地方治安，定有不良影響。乃於上班時間趕往專署，就大力勸阻，不可舉行。無如此事，已由專署下達縣府，轉知機關學校如期集合於縣府門前的廣

場中。已難收回成命。堯專員見我表情不悅，乃當面勸解，再加說明：在街頭表演遊行，僅是爲了應付一下當前局面；及解除鮑逆爾漢對哈密方面的戒心而已，決不會引起其他不良後果的！

按堯老一生觀人察事，都有準頭，不會有誤

。惟獨此事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就因哈密街頭舉行學生遊行一件小事，先引發駐哈國軍譁變之事；繼引出中共入新之舉。再引發韓戰的國際戰爭。終而演出中俄的決裂。此中連鎖反應的內幕，容後詳述。

未完待續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柒拾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于右任、葉德輝、王壬秋、易實圃、易君左等近代大家名作軼文軼詩，包羅萬象，美不勝收。

中外文庫 寸草悲

徐櫻女士著
定價台幣捌拾元

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思親、懷舊、憶往，至情至文感人至深，附珍貴圖照多幀。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